

林贤治 主编

Baudelaire's

西窗内外

西方现代美文选

〔法〕夏尔·波德莱尔 等著
卞之琳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文学
FL

林贤治 主编

Baudelaire's
WORKS ...

西窗内外

西方现代美文选

〔法〕夏尔·波德莱尔 等著

卞之琳 译

桑农 编选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窗内外：西方现代美文选 / (法) 夏尔·波德莱尔等著；卞之琳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1

(文学馆 / 林贤治主编)

ISBN 978-7-5360-8066-9

I. ①西… II. ①夏… ②卞… III. ①散文集—世界—现代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5496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张懿 郑秋清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
- | | |
|------|--|
| 书 名 | 西窗内外：西方现代美文选
XI CHUANG NEI WAI: XI FANG XIAN DAI MEI WEN X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10.75 2插页 |
| 字 数 | 230,000字 |
| 版 次 |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2.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录 contents

[法国] 夏尔·波德莱尔

时钟 1

[法国] 斯特凡·玛拉美

秋天的哀怨 4

冬天的颤抖 6

[法国] 保尔·瓦雷里

年轻的母亲 8

[法国] 保尔·福尔

亨利第三 10

[奥地利] 莱奈·玛丽亚·里尔克

旗手 24

[英国] 洛庚·史密士

小品（二十篇） 37

[西班牙] 阿索林

小哲学家自白（九章） 48

村镇（一章）	59
堂胡安（八章）	64
菲利克思·瓦迦士（二章）	78
蓝白集（七篇）	83

[法国] 玛瑟尔·普鲁斯特

史万家一边（第一段）	120
------------------	-----

[法国] 安德雷·纪德

纳蕤思解说	127
恋爱试验	138
爱尔·阿虔	155
浪子回家	180
赝币制造者（第一部第二章）	202

2

[爱尔兰] 詹姆士·乔伊斯

爱芙林	225
-----------	-----

[英国] 维吉妮亚·伍尔孚

在果园里	232
论英国人读俄国小说	236

[英国] 哈罗德·尼柯孙

魏尔伦与象征主义	247
----------------	-----

[英国] 托·斯·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	262
---------------	-----

[英国] 马丁

道旁的智慧	273
-------------	-----

[俄国] 蒲宁

中暑	284
----------	-----

[罗马尼亚] 彼忒理思珂	
算账	293
[法国] 阿克莱茫	
无话的戏剧	300
[英国] 柯温	
在雾中	305
[英国] 绥杰	
街	312
[美国] 古德曼	
流浪的孩子们	318
[法国] 贝尔特朗	
水上的黄昏	334

编后记	336
-----------	-----

[法国] 夏尔·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

时钟^[1]

中国人从猫眼里看时辰。

有一天，一个传教士在南京郊外散步，发觉他忘了带表，就向一个小男孩儿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天朝的这个小家伙儿，先迟疑了一下，然后，灵机一动，回答说：“我会告诉你。”一会儿，他回来了，手抱着

[1] 原文编入1869年出版的《散文小诗集》（《巴黎的忧郁》）（*Petits Poèmes en Prose-Le Spleen de Paris*）。

一只肥硕的大猫，和它瞪眼相看了，就毫不迟疑，肯定说：“正午还差一点儿。”确实如此。

至于我，如果我俯就姣好的翡丽尼^[1]——名字叫得多好，人更是女性的光荣，又是我心怀的骄傲、灵府的芳香呢，我不论白昼或黑夜，在光天化日下或在朦胧阴暗里，从她可爱的眼睛深处，总清清楚楚地看得见时刻，总是同一个时刻，一个空阔的时刻，庄严宏伟有如太空，无分无秒——一个不动的时刻，时钟上标不出，而轻如一声叹息，快如一瞬眼波的流盼。

如果有人不识相，偏来干扰，如果哪一个鲁莽急躁的妖怪、哪一个促狭捣乱的魔鬼，跑来对我说：“你这么专心致志在那里看什么？你在这个生物的眼睛里找什么？你在那里看见时辰了吗，你这个放荡懒散凡人？”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对，我看见时辰；那就是永恒。”

这，夫人，不是一支实在高明的情曲，而且不跟你自己一样的花枝招展吗？说实话，我把这番矫饰的多情编织得锦上添花，自得其乐，以致我一点儿也不会要求换取你

[1] 翡丽尼，法文Feline，原义为猫属，也作女性人名。

什么了。^[1]

[1] 这一段是后加的。据巴黎贡纳尔（Louis Conard）出版社1926年《波德莱尔全集本》雅克·克雷贝（Jacques Crepat）注释，此诗定稿入集出版以前，先曾在刊物上发表过三次（1857、1861、1862年），1869年版单行本所收的与1862年发表稿，除个别字眼以外，基本一致，而与首二次发表稿颇多歧异。主要有：（1）第四段第一句最初为“至于我，当我抱起我的好猫，我亲爱的猫咪——它既是它本属类的光荣，又是……”后改为“当我抱起这只奇特的猫咪……”（2）第三次改稿，换用“翡丽尼”取代“猫咪”同时，加了定稿的最后一段。翡丽尼似非虚构女友而实有其人（因在《恶之花》第二版里曾有“致敬我亲爱的翡丽尼”一语），至于是谁，则无可考。译者认为，这一改就显出全篇原先纯属抒情性的，到此一转而成讽刺性的，自嘲和讽世了。

[法国] 斯特凡·玛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

秋天的哀怨^[1]

自从玛丽亚^[2]丢下了我，去了别一个星球——哪一个呢？
猎户星、牵牛星，还是你吗，青青的太白星？——我总是珍
爱孤独。不知有多少个漫长的日子我挨过了，独自同我的猫
儿。我说“独自”，就是说别无有血有肉的生灵，我的猫儿
是一个神秘的伴侣，是一个精灵。那么我可以说我挨过了漫

[1] 原文最初发表于1864年（作者22岁），1887年首次收入单行本《诗文集》（*L'Album de Vers et Prose*）。

[2] 玛拉美的妹妹，13岁病死。

长的日子，独自同我的猫儿，也独自同罗马衰亡期的一个末代作家。因为自从玉人儿去世了，真算得又稀奇又古怪，我爱上了的种种，皆可一言以蔽之曰：衰落。所以，一年之中，我偏好的季节，是盛夏已阑、凉秋将至的日子；一日之中，我散步的时间，是太阳快下了，还在淹留，把黄铜色的光线照在灰墙上，把红铜色的光线照在窗玻璃上的那一刻儿。对于文学也一样，我灵魂所求、快慰所寄的作品，自然是罗马末日的没落诗篇，只要是它们都不含一点儿蛮人来时的那股返老还童的气息，也都不口吃地学一点儿基督教散文初兴时的那种幼稚的拉丁语。

我就这样子读一篇这一类心爱的诗（这种诗的脂粉要比青春的红晕更使我陶醉哩），伸手抚弄这一只纯洁小兽的软毛，忽听得一架手摇琴^[1]唱起来了，消沉的、抑郁的，就在我的窗下。它唱在白杨巷中，白杨叶在我看来就在春天也是愁惨的，自从玛丽亚跟了丧烛从长巷走过，最后一次走过了。伤心人的乐器，是的，真是的：钢琴是闪烁的，小提琴会给黯惨的情怀带来光亮，可是手摇琴呢，在记忆的黄昏里，却使我颓然沉思了。此刻它喃喃地唱一支快乐的俗曲，能把欢欣灌进城厢的心坎的一支陈旧的滥调：为什么它的叠句直荡进我的灵府，像一支传奇的谣曲一样催人下泪了？我慢慢品味它，不忍向窗口投一个铜板出去，为的是怕搅扰我自己，怕发觉这架乐器并不是独自在歌唱。

[1] 手摇琴（即简琴）是旧时西欧街头卖艺者单人携带、支柱演奏的乐器。

冬天的颤抖^[1]

这座萨克森钟，走得很慢，在那些花朵与神像之间敲着十三点，从前是谁的呢？想想看，它还是从萨克森邮车里运来的，不知在多少年前。

（怪影挂在磨损的玻璃窗上）

你那面威尼斯镜子，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翼兽拱抱、金漆剥落的边岸。里头映着什么人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止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可以看见一个赤裸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会儿。

——坏东西，你老说鬼话……

（我看见蜘蛛网结在大窗子顶上）

我们的衣橱很老了：看这炉火怎样地照红它惨淡的木板；都有它那样年纪了，那些疲乏的帐幔，掉漆靠椅上的那幅花毡，墙壁上的那些古雕刻，以及我们所有的古董。你不

[1] 原作写于1864年，在刊物上发表后，最初收入1887年版《诗文集》。

觉得吗，就是这几只孟加拉雀和那只蓝鸟也给时光抚摩得褪色了？

（不要想那些蜘蛛网，任它们颤动在大窗子顶上。）

这一切你都爱，就为了这点我才能同你住在一块儿。你不是很愿意吗，满目旧情的妹妹，愿意我有一首诗上出现这些字眼，“残象的雅致”？新东西使你不快；它们嚣张的鲁莽使你害怕，你又会感到不得不使用它们，这可真格外为难了，因为你本来就不好动。

来，掩上你那本日耳曼日历书，你看得那么仔细，虽然它出版了不止一百年了，它报告的国王都死完了，来，躺在古毯上，让我的头搁在你慈悲的两膝间灰淡的袍子上，幽静的孩子啊，我要跟你谈几个钟头；这儿再没有田野了，街道又是空的，我要跟你谈我们的家具……你心不在焉了？

（这些蜘蛛网战栗在大窗子顶上。）

[法国] 保尔·瓦雷里

(Paul Valéry, 1871—1945)

年轻的母亲^[1]

这个一年中最佳季节的午后像一只熟意毕露的橘子一样的丰满。

全盛的园子，光，生命，慢慢地经过它们本性的完成期。我们简直可以说一切的东西，从原始起，所作所为，无非是完成这个刹那的光辉而已。幸福像太阳一样的看得见。

[1] 原作见瓦雷里《诗文选》(*Morceaux Choisis-Prose et Poésie*, 1930年初版)，应为早期作。

年轻的母亲从她怀里小孩儿的面颊上闻出了她自己本质的最纯粹的气息。她拢紧他，为的要使他永远是她自己。

她抱紧她所成就的东西。她忘怀，她乐意耽溺，因为她无尽期地重新发现了自己，重新找到了自己，从轻柔地接触这个鲜嫩醉人的肌肤上。她的素手徒然捏紧她所结成的果子，她觉得全然纯洁，觉得像一个完满的处女。

她恍惚的目光抚摩树叶，花朵，以及世界的灿烂的全体。

她像一个哲人，像一个天然的贤人，找到了自己的理想，照自己所应该的那样完成了自己。

她怀疑宇宙的中心是否在她的心里，或在这颗小小的心里——这颗心正在她的臂弯里跳动，将来也要来成就一切的生命。

[法国] 保尔·福尔

(Paul Fort, 1872—1960)

亨利第三^[1]

—

窗帘都掩着，家具都沉睡着，有时候御床发出一声漫长的呻吟。是木头悲叹，是老橡树的灵魂。听，……简直听不出呻吟。听，黑暗的火炉又旺了，颤动了。三个小小的蓝焰

[1] 本篇原名 *Henri III*，收入作者的《法兰西谣曲第八集》（*Ballades Françaises, Villesérie*, 1906）。

在炉面上跳舞，向那些百合花墙壁投送大大的别意。

再没有什么。黑暗追赶着四壁。

突然间，火炉一亮，拉回了它们。浑身发抖的御床发出

亨利第三（1551—1589），亨利第二与嘉特林（Catherine de Médicis，1519—1589）之第三子，1573年当选波兰国王，1574年得其兄夏理第九死耗，星夜离波兰，迺返法国继承王位。时值宗教冲突，频年内乱。新教以南部为根据地，领袖为亨利·德·拿伐尔（Henri de Navarre，1553—1610）；旧教以京城为中心，领袖为亨利·德·吉司（Henri de Guise，1550—1588）。双方水火，虽因宗教关系，亦含政治意义，因亨利第三无后，其弟早卒，王位承继权以亲戚关系而落于拿伐尔王之手，吉司公爵因颇得民心，亦欲染指。亨利第三原属旧教，与拿伐尔王处对立地位，但以吉司公爵僭揽大权，亦不能相容。局面复杂，演成所谓“三亨利战争”（Guerre des trois Henri）。1587年皇军为拿伐尔军所败，吉司公爵所统率者则屡获胜利。1588年旧教联盟欲招公爵回京，推翻国王，联合西班牙，阴谋败露，国王召军队晋京，但公爵得嘉特林之助，于5月9日进巴黎城。5月12日全城民众满街设障碍物以困国王，世称“障碍日”（Journée des Barricades）。后国王逃往夏特尔（Chartres），任吉司公爵为主帅，复谋杀之，而与拿伐尔王联合，进迫巴黎，旋被一旧教僧人刺死。拿伐尔王即位，创波旁王朝。亨利第三在位十五年，为法国最懦弱无能之国王之一，生平有恶习，喜淫邪，左右多佞臣——世称“蜜侬”（Mignons）。本篇写吉司回巴黎时宫中情形，全篇混合实景与幻景、回忆与预感，烘托出亨利第三、亨利·德·拿伐尔、嘉特林等人性格。各种细节大多有所暗示，如熟悉法国历史，自不难索解，但并非纪实文字，目的本在于制造空气，表现主人翁性格，为求全篇结构上安排上紧凑、完美起见，大体情节不免有歪曲史实处。